

商都钟鼓

文苑撷英

危险或止于一声断喝

张永

前不久,国家有关部门首次向外界公开了中核兰州铀浓缩工厂的情况,这座冷战时期美国U2高空侦察机曾经多次飞临窥探的机密单位,迅速成为国内外媒体竞相报道的热点。这则消息也迅速激起了我的回忆,使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了在兰州的

那是夏末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我从就读的兰州大学出发到报道中的核燃料厂看望在那里工作的本村长辈。工厂建在黄河两岸,进出南岸的职工生活区必须经过一个铁道口。那天我从公交车下来刚走到铁道口,警示铃声骤然响起,一根木杆从上落下把我和同过马路的十几个人一起拦住。货车一节节缓慢驶过,大家焦急地等待,当最后一节车厢终于过完时,我长舒一口气便急不可耐地想从还未抬起的横杆旁越过铁路,这时猛然听到一声大喊:别过,还有。我迅速止住脚步,霎时间,一辆客车裹着风从另一个方向呼啸驶过。我惊呆了,吓出一身冷汗,怎么也不会想到,在这样简易的路口会有两列火车几乎同时相向驶过。正是这样的想不到才使我贸然前行,也正是这样的一声断喝才使我止住了脚步,远离了危险。

事情虽然过去了这么多年,但那一天那一幕却始终非常清晰地印在我的脑海里,每每想起这件事,那一声断喝仍仿佛震响在耳畔。迄今我也不知道是谁在那样的危急时刻大喊了一声,但就是这一声喝止了我可能遭遇的危险,就是这一声让我感激不尽、终生难忘。我常常为自己的幸运而感慨,在浑然不知危险将至时会有人用一声断喝让我警醒,我也为自己当时的机灵果断而庆幸,如果不立刻止步,极有可能步入深渊。这件事在带给我深刻记忆的同时,也给予我诸多的教育和启迪,其中最重要的是做人一定要心存善念,当看到别人遭遇险境时一定要勇于发声、及时提醒,同时作为被提醒者一定要善听善言、立即改正。这件事也使我很自然地想到了当前正在深入开展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这次教育实践活动很重要一个环节就是要求全党“要以延安整风的精神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切实做好这项工作,关键在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每位同志对于别人存在的问题要敢于发声、勇于发声;另一方面对于其他同志的批评,对于自身存在的问题要深刻警醒、迅速修正。心存善念才能以客观公正之心主动提醒别人、帮助别人,善听善言才能清醒到明情况、脱离可能招致的危险。在这场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教育实践活动中,大家既不要袖手旁观,闷不作声,更不要盲目自大、无动于衷,我们应该敞开心怀认真倾听不同的声音,我们应该满腔热情真诚随时发出那让人警醒的一声断喝……



新疆牧童(国画) 李山

毛泽东诗海架金桥

(下)

曹一凡

第三金桥 连接豪放风格与婉约风格

关于诗词的风格,历代诗人词家中,有爱写豪放的诗词,也有爱写婉约的诗词。两种风格,各有千秋。如北宋文学家苏轼,他写的诗词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在艺术表现方面独具风格,形成豪放派,对后代有很大影响。其词《念奴娇·赤壁怀古》和《水调歌头·丙辰中秋》等篇,广为流传,至今还被人们反复吟诵或写成书法作品。南宋女词人李清照,善写婉约风格的词,如《醉花阴》、《声声慢》、《念奴娇》、《永遇乐》等,采用白描手法,情真意切,语言清丽,崇尚典雅,别有妙趣。

毛泽东写的诗词,风格多为豪放的,也有婉约的。他更善于将婉约和豪放结合在一起。如1923年4月,湖南军阀赵恒惕下令通缉他。他离开妻子杨开慧去上海时,开慧抱着半岁的儿子岸英,还怀着孕,为他送行。为革命,别妻离子,奔向远方。他在列车上一夜未眠,写出了《贺新郎·别友》这首词。1996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毛泽东诗词集》,将这首词列为第一篇。“挥手从兹去。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知误会前番书语。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与汝。人有病,天知否?”词的上半阙感情真挚,语言委婉,是婉约风格。

下半阙以“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重比翼,和云翥”作结束,则是豪放风格,充分表达了他参加革命斗争的强大决心,同时也烘托了未来大革命的声威。“重比翼,和云翥”,说的是将来革命高潮到来时,他与爱妻在云霄中比翼双飞。

第四金桥 连接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

“客有歌手郭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其为《阳春》、《白雪》,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十人。”这是战国时楚国辞赋家宋玉《对楚王问》中的一段话。《下里》、《巴人》是古代楚国民间通俗的歌曲;《阳春》、《白雪》是楚国较高级的音乐。后人将《阳春》、《白雪》比喻为高深的艺术作品,而将《下里》、《巴人》比喻为通俗的艺术作品。

历代诗人中,有喜欢写《阳春》、《白雪》,爱作高深的诗;也有人喜欢写《下里》、《巴人》,爱作通俗的诗。

毛泽东的诗词,融《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于一炉,达到了既高雅,又通俗,雅俗共赏。笔者在学习中学会到:他早期写的《贺新郎·别友》、《五古·挽易昌陶》、《七古·送纵宇一郎东行》和《虞美人·枕上》,词语高雅,《阳春》、《白雪》的成分多一些。后来的许多诗词中,既有高雅的词语和古代典故,更多

新书架

《职场高手》

侯清香

职场,情场,官场,皆为利场;逐名,逐利,逐欲,终为欲场。小说《职场高手》近日由北京宏泰恒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策划出版。

张为康刚参加工作,年少气盛,自恃清高的他虽然聪明好学,业务水平高,但因为不小心站错了队,受到了领导的冷落,和杨敏的师生恋、潘筱晨的办公室爱情也都无疾而终;在单位的体检中被发现患有先天病症,回到单位被下派农村挂职锻炼。百无聊赖的他应聘到了平远市的一家房地产企业兼职,并一路青云,在这里认识了偷偷在公司打工的港方老板的女儿林菁菁,陷入了公司的

内部争斗漩涡,在这里他接触到了房地产的种种黑幕,并几乎深陷其中……

初涉人生时,遭遇险恶职场,你是静心反思还是愤世嫉俗?雄心壮志起,突逢人生大难,你是勇敢面对还是消极沉沦?金钱、权力、美色一朝面对,你是淡定从容还是无所适从?张为康,一个普通的70后为你演绎一番物欲时代的平凡世界!

作者寸心,男,70后,忙里偷闲,偶记工作点滴,生活感悟,抒情写意,天马行空。始终信奉写作可以娱人,更可以娱己,欲望不灭,创作长存。

散文

空村

王太生

有些墙体开始坍塌,没有人居住的房屋,也就缺少了热气和力量的支撑。

曾经居住在这里的人,早在几年前就搬走了(包括最后一头牲畜),门环泛着铜绿,但他们不约而同,一律把门锁上。

当他们回过头来,再看一眼,被情感和灾害缠扰了几辈子的村庄,还是把门轻轻合上,那老式木门的“吱嘎”声,在空山幽谷显得十分清晰。村民们是担心搬走后,那些山间的明月会住到自己以前的老房子里么?灌满一屋的清风,会吹散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曾经的梦吗?以及土灶台上有过的袅袅螺旋上升的水汽——还是把旧梦保存在一个地方吧。

当然,在空村里依然留有生活的痕迹,有些痕迹是搬不走的。

一截旧木槛,被磨得圆润光亮。不止是一双鞋和脚,才把它磨成这样,大概会有一个老实巴交的山里农妇,捧着一只大碗,坐在这旧木槛,一边扒拉着碗中的饭食,一边向远处山野一道弧形的天际线东张西望。



早春(国画) 傅春梅

文史杂谈

伯俞泣杖

阎泽川

在汉代文学家刘向著的《说苑·建本》中有一个“伯俞泣杖”的故事。伯俞,亦作伯瑜。汉代梁州人,姓韩,是当时有名的孝子。

伯俞家的家规很严,因他的父亲早故,检查家规的工作就落在他的母亲身上。只要犯了家规,就要挨母亲五下拐杖,所以伯俞从小没少挨打。后来,虽然伯俞长大成人,还是在县衙里做文书工作,可是他还是在恪守家规,每天要如实向母亲禀明自己一天的得失功过。

满头白发的老夫人,头脑清醒,每晚聆听儿子的诉说,当判明儿子有犯家规的行为时,就取出拐杖,在伏在地上的儿子的臀部连打五下。这天又听儿子诉说:“母亲大人,今日孩儿犯了家规。有一个朋友向我打听衙门里的事情,我认为这是公事,不能外传,就诳他说,我不知道。其实我是知道实情的,这是同‘与朋友交而不信’的信条相违背的。”

“既然是公事不宜外传,那就应该明白拒绝他,而不应该采用欺骗手段来搪塞。跪下,待我请出家法……”母亲缓缓地一句一句地说。这套家法,其实是起提醒督促作用,拐杖打在身上,并不太重,老太太颤巍巍地举起拐杖,打了五下。伯俞大哭,伏地不起。

母亲问他:“以前也曾打过你,没有见到你哭,今天却哭起来了,莫非你有什么委屈吗?”伯俞回答说:“以前孩儿有了过错,母亲打孩儿时下手很重,打得很难,孩儿虽然皮肉受些苦,心里倒没有什么;今天母亲打孩儿时下手很轻,不觉得痛,孩儿知道这是母亲年老体弱的缘故,所以伤心落泪。”

韩伯俞的事迹还见于《龙纹鞭影》、《太平御览》等书,他的孝行还被选入了古代青少年普及读物《幼学琼林》。

他告诉我,戴鹤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是文物局的技术骨干,本名叫戴小平,年轻一个,谈不上什么鉴赏水平,但精通摄影。《清明上河图》的那套高清鉴定照片,就是出自他的手。不过这人有个毛病,管不住裤裆里那根东西,到处沾花惹草。连着出了几回事,文物局领导只得把他调回原籍在南京窝着。在后来的一系列政治风波里,戴鹤轩一直悄无声息。

等到了改革开放初期,他摇身一变,居然成了一位国学大师,戴氏气功门徒无数,在江南一带很有影响力,都快开宗立派了。这份能折腾能忽悠的劲头,那绝对是一流的。黄克武考虑到他的影响力,又和五脉有点渊源,就派黄烟烟去游说他。戴鹤轩背点头,整个南京乃至两淮就盘活了。

“明白了。”我说,忽然想到一件事,“对了,黄老,有人托我给你带样东西。”

“谁?”  
“您认识梅素兰吗?”  
一听这名字,黄克武的表情,一下子从威严变得恼怒。我把成济村的事情讲给他听,黄克武半天没说话,你现在不必回答。不过你早晚都要面对,自己可要趁早想清楚。”

话,目光朝前方望去。

我从怀里掏出那个小水孟,递给他。黄克武接过去,看也不看看就揣到兜里,态度十分冷淡。我看他这副反应,大为好奇:“您和她之间,到底发生过什么事?”

“那是都是新中国成立前的旧事,跟老朝奉没关系。我跟那个梅素兰之间,也早就没什么纠葛。你的任务,就是把烟烟救出来,别的事情别管!”黄克武气势汹汹地把我的话给堵住了。

他既然表态如此坚决,我也不好逼问。正好这时有人过来招呼黄克武登机,他站起身来,准备出发,走到一半,忽然又回头看着我。

我以为他还在担心,拍着胸脯表了决心:“您放心,无论付出任何代价,我都一定会把烟烟救出来。”  
“无论任何代价?”  
“是。”  
“如果是让你违反原则,比如去造假或杀人呢?”黄克武眯起眼睛。我一愣,不知该如何回答。黄克武道:“当现实逼你违背原则,你该如何处之?这个问题是老刘让我问你的,你现在不必回答。不过你早晚都要面对,自己可要趁早想清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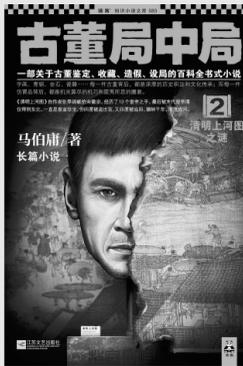
我在南京机场,先给那个看守所的姚天打了个电话。他告诉我烟烟目前还在羁押,让我下午去看守所附近找他。姚天还说,现在快进冬了,想让她安然无恙,只能劝戴鹤轩撤诉。

我放下电话,找了辆车进到南京市里,直奔下关看守所。结果到了那儿,人家午休,大铁门紧闭。我没奈何,只能先在附近转悠,忽然背后一只手搭在了我的肩上:“许愿,你等等。”我听声音有几分耳熟,回头一看,全身的血液霎时全都凝固了。

药不然站在我身后,突昧昧地看着我,还是一脸的吊儿郎当。“走吧,我请你吃午饭,咱俩慢慢说。”我沉着脸,跟在他后头,拼命按捺住扑上去一刀捅死他的冲动。

我们一前一后走过小公园,钻进一条狭窄的小巷子里。小巷子的尽头是另外一处马路,拐拐弯弯的地方,是一家卖鸭血汤的小店。小店其貌不扬,但门面弄得特别整洁。药不然冲我做了个邀请的手势,然后自己先钻进去了。

药不然这么问:“我这次来,是找你帮忙。算了,我这个人嘴笨,还是让他直接跟你说吧。”  
“谁?”  
药不然没吭声,这时我大哥



大却突然响了起来。我拿起来一接,话筒里传来一个苍老而疲惫的声音。  
老朝奉大大地叹息了一声:“哎,你仔细想想。五脉被整得灰头土脸,我又何尝不是?成济村的产业我经营多年,梅素兰也是好不容易才请到的大高手。这一下子被警察突击曝光,全砸了。而且警察们顺藤摸瓜,这条线上有不少人都被捕了,我也是损失惨重。”  
老朝奉这么一点,我有点回过味儿来了。  
如果整个阴谋真的不是老朝奉主持的,而是第三方,那么很多疑问就迎刃而解了。  
这个“第三方”派钟爱华在郑州引导我去破老朝奉的产业,又通过某种手段让素姐说出一句关键的谎言。素姐说的九成都是真实的,她只在某一个地方撒了谎,那就是指出《清明上河图》的鉴定者是老朝奉。结果我深信不疑,掀起《清明上河图》的破绽,他们再将预先伏好的舆论一起发动,不仅把五脉挤入绝境,连同老朝奉也伤筋动骨元气大伤。

“谁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这你还看不出来?谁得利最多,谁嫌疑最大。”老朝奉的声音沙哑,好似一只衰朽的老狐狸。  
“百瑞莲?”  
“不错。仇深莫过于断人财路。刘一鸣搞本上拍卖行,意图把持国内古董交易大盘,自然就成了人家必除之而后快的眼中钉。”  
只有恶人才了解恶人,老朝奉果然比我和郑教授看得更为深入。他们图谋的,不是《清明上河图》真本,而是整个中国市场啊。  
“把烟烟弄出来,我再考虑合作的事,否则一切免谈。”我说。  
“好。具体的事情,你去跟小药商量吧,我的资源他可以全权调动。记住,事成之前,你可不能对他出手。”  
我看了一眼药不然,勉为其难地答应下来。  
我们一前一后出了门。药不然不敢跟我并肩而行,就跟在后头絮絮叨叨地说:“要救烟烟,说简单也简单,说不简单也不简单。这还得看落在戴鹤轩身上。他如果答应撤诉,一切都好说;他要坚持起诉,以

他在南京的影响力,我们去找警方说情也没用,人家一句照章办理,就挡回来了。”  
“黄克武让我带了一枚大齐通宝。”我说。  
药不然吹了声口哨:“好大手笔,就是不知那家伙吃不吃这套。”  
我们回到街心公园,练功的人已经散去,我给姚天打了个电话。没过多久,一个小年轻走过来。  
我们到了看守所。姚天让我们在门口等着,他进了办公室张罗了一阵,穿好了制服出来跟我们说,已经帮我们填好了表格,可以去见见黄烟烟,但时间不能太久。  
我们两个走过一条长廊,进到一间会见室。很快一名女警带着烟烟进了屋。她穿着一身囚服,头发散乱,但精神还好。她先看到我,眼睛一亮,快走两步,然后发现我身旁还站着药不然,表情从惊喜转为惊愕,继而变成愤怒。  
药不然伸手冲她打了个招呼,烟烟一点没客气,直接喝道:“滚!”然后一屁股坐到椅子上,对我劈头就问,“怎么他会跟着你?”